

存档

—

石雁室是一个第三年的物理PhD。今天他回到家里，把书包放下，瘫坐在椅子上。他感觉自己的生活陷入了无尽的深渊。

今天他做实验时，手一滑碰开了一个真空腔的阀门。霎时间全实验室警报大作，真空规疯狂波动然后读数归零，简直像是灾难片现场。仪器要修两个星期，这自然都怪他。实验室其他人只是哀其不幸、勉励安慰，他却犯疑心病，觉得大家都在背后指指点点。想到过几天组会上估计还要当众道歉，他简直想找个地缝，然后把其他人都塞进去。

他把书包放下，瘫坐在椅子上，然后想起来他的新手机到了。想起来要把各种数据、应用倒腾过去，他不禁头皮发麻。电话和短信可以直接导入，各种闲杂app统统不要。只剩下微信聊天记录，足足一个多G，留之无用弃之可惜。

一年前，他和在国内的前女友分手。自此以来，石雁室兢兢业业自强不息，在华人男女比高度失调的严酷环境下，孜孜不倦地认识新的女同学，与她们聊天、打牌、看电影。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石雁室的思想虽然没有滑坡，但问题总比办法多，到现在他仍然是孤独一人。四处碰壁的血泪史，他自己已经忘得差不多，但微信的深处，还有一条条搭讪未遂的聊天记录。

石雁室：“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吗？”

女生A：“不好意思，和同学约好了。”

石雁室：“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吗？”

女生B：“我得忙着写作业，没有空。”

石雁室：“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吗？”

女生C：“我最近晚上不吃饭的。”

石雁室：“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吗？”

女生D：“好啊，我把我男朋友也叫上？”

石雁室在微信里一路向下翻，在几个不痛不痒的租房群、桌游群外，最触目惊心的就是这一大堆尬聊。他原先一直觉得，微信聊天记录也是自己生活的编年史，以后回头看看自己说过的话，想必也很有趣味。但现在才发现，自己上次换手机后存了三年的聊天记录，都是陈芝麻烂谷子，全然不堪重读。这不能怪微信，不能怪自己聊天技术不佳，实在是生活本身太无聊了。

再翻下去，他看到了前女友的微信。手贱点了进去，里面最后一句对话，是三个月以前他祝对方生日快乐，对方说“谢谢”。在这之前的所有对话，他还一直存着，但是从来没有回头看过。倒不是因为他无情无义，他们之前异地恋两年，微信记录倚叠如山，不可穷尽。如今再也没有理由翻

开了，倒是真的“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他们原来互道晚安，女生发一个星星的表情，他则回一个月亮。女生一直觉得这样比较浪漫，而他却在偷笑：他想说的是，你们北京空气污染这么严重，哪里能看到星星，看个月亮就不错了。现在在聊天记录里，光是星星加月亮就有一千多条，星月同辉，仿佛是两年前的自己遥赠的一大袋狗粮。

石雁室心一狠，决定不再迁移聊天记录。他在旧手机上删了微信，把新手机连到电脑上的iTunes，开始迁移数据。这时他发现，两年前的今天他心血来潮把许多程序都备份了，其中就有微信。他一时好奇，点了“恢复全部”，于是新手机也冒出来了一个微信。

他点开微信，瞬间有些恍惚。前女友的微信还在置顶，最后一条是她说的，“那你做实验加油~”再往下翻，他在一个桌游群里说，“今晚做实验，你们玩得开心！”继续翻下去，Jerry实验室的丁师兄在召唤他晚上做实验。三条微信首尾呼应，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两年前他在实验室的跟屁虫地位。那时他还处在人丁稀缺的Jerry实验室，但不久就转行进入了规模庞大的Tom实验室。当年在Jerry实验室带他入门的丁师兄，现在都毕业一年了。

石雁室不知该作何感想。两年过去了，他换了实验室，熬夜做了许多天实验，却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进展。一年前他和前女友工作压力都与日俱增，于是每次通电话都吵架，终于吵到分手。如今他回头看两年前的自己，充满了对学术的热情，对爱情的坚持，积极阳光得无以复加，恨不得在实验室建一个党支部出来。仔细想来，这两年做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唯一的成就，恐怕只有肚子上如年轮一般多出两小圈赘肉。

他关掉手机，倒头睡觉。

二

第二天他早起，照例骑车去Tom Lab。一进门，迎面而来的是熟悉亲切的八十分贝噪声。嗡嗡作响的是sonicator（超声清洁剂），轰鸣不止的是scroll pump（涡旋泵），咣当当如敲鼓一般的是cryo pump（冷凝泵）。如果在几十种噪声中，听到了刺耳的呼啸，说明有一根管子漏气了；听到几秒一次的“哒哒”声则要如临大敌，因为这说明有一个turbo pump（分子泵）正在停止工作。石雁室在这里呆了将近两年，对各种噪音和发出噪音的各式仪器早就如数家珍。

在仪器们中间，突然探出一个脑袋，“Hey, what's up?”

每回别人问“What's up”，石雁室都会很迷茫，想不起来该回答“Good”还是“Not much”。但现在石雁室尤其迷茫，因为探出脑袋的这个人，是Tom组毕业了一年的美国人Jerald。

石雁室：“Hey Jerald, welcome back! What brings you here?”

Jerald：“What do you mean? That is my lab. Did we meet before? Oh, are you Duyuan's friend? He should come soon.”然后Jerald不去理他，转身消失在仪器中。

“Duyuan”是张渡远（注：参见拙作《消失记》），和石雁室是同级别的PhD，但一入学就来到了Tom组。石雁室正在困惑为什么Jerald回来了并且不认识自己，背后张渡远拍了拍他肩膀。

“石雁室！你怎么来了？”

石雁室更加疑惑，“我是来做实验啊，昨天刚把仪器搞坏了，今天估计得修一整天了。”

张渡远满脸惊讶：“你……你转来Tom组了？”

石雁室：“我一直都在Tom组啊！”

张渡远乐了：“石雁室，你说话真是越来越不靠谱了。之前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就忽悠我们，说你们东北人冬天都是滑冰上学，高考还要考打群架。现在你都把自己忽悠到我们实验室来了。”

石雁室觉得有些蹊跷：张渡远是个腼腆的人，多说几句话就脸红，并不像自己一样爱开玩笑。他试探性地问：“前几天你感恩节去哪儿了？”

张渡远如临大敌：“你是不是看了那篇《消失记》？”

“对啊，里面说你突然不会讲英语了，还被路人踩了个半死。”

“你别听那个‘一舟叟’瞎说！我以后再也不蹭他的车了！上回我们感恩节一起去Great Mall买东西，我在商场里迷路了，然后因为地板太滑摔了一跤。结果他硬是编出一篇小说来，说我被几百人轮番踩了一遍。我父母听了都要被吓死了，昨天还劝我退学回国呢。”

石雁室附和道：“就是，写写小说倒没什么，他不应该用你的真名。”

这时Jerald又探出头来，吼道：“Duyuan, are you there? Come here and see what's happening!”

张渡远忙应道：“Sure, coming soon!”然后回头和石雁室说：“我去做实验去了，咱们明天新生聚会见！”

石雁室说声“没问题”，走出门去，这才发现自己不知道要去哪里。门口写着“Tom Lab”，分明就是自己呆了两年的地方；然而Jerald不认识他，张渡远见到他也一脸茫然。张渡远一听感恩节就想到了“一舟叟”写的《消失记》，但那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最后张渡远还拉他一起去“新生聚会”，更是匪夷所思。

他也顾不得体面，在Tom Lab外面门口一屁股坐下，拿出电脑。右下角显示的时间是两年以前。他上网搜“what is the time now”，google也告诉他，现在是两年以前。他没有打开手机；他总觉得这一切的稀奇古怪，都和他的新手机有些什么关系。

他准备仔细想想，为什么时间好像退回到了两年前。他走到外面的草地上，旁边骑车去上学、去实验室的人们穿流如梭，偶尔还有一个人蹬着滑板呼啸而过。现在或许是两年前，也或许只是一个离奇的梦。当然也有可能，他一直是一年级的博士生，多出来两年颠沛流离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怪梦。

三

这时有人在他身后喊，“石雁室！发什么呆呢？”

他回头，发现是Jerry组里的丁师兄。

“你小子，昨天晚上你说好要来做实验，跑到哪儿去了？”

“我...我玩桌游去了。”石雁室顺口扯了个谎。

“周末晚上玩玩，也没什么不好。但你下回提前说一声，省得我等你好几个小时。”

“实在不好意思，昨天晚上手机坏了。”

“我看你是打桌游打high了，忘了时间。要不然就是遇上了个看顺眼的妹子，跟人家搭讪去了？”

“不是不是，昨天一个女生没有，十几个男生杀作一团。”

“啊对你跟我说过，你有女朋友，在国内是吧。”

“嗯是。”

“你们异地恋的都是勇士。好了别闲聊了，你去lab先把激光稳频调好，咱俩下午做实验。”师兄骑车自己走了。

看来他真的生活在两年前的。或者说，昨天发生的一切，确确实实是两年后的事。

然后他模糊地想起来，两年前确实有一天晚上，他跟丁师兄说去玩桌游，跟桌游群说要做实验，跟前女友说自己赶实验而且生病了。于是他那天晚上什么也没做。他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所以只好发呆，并且这个呆也发得无精打采。到了第二天，丁师兄责备他，如果要爽约就该提前说一声。前女友也怨他一直不回复，后来因此生了一周的气。他还依稀记得，那天早上，他确实走错路到了Tom实验室，第一次见到了那个说话粗硬的Jerald。也就是说，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已经在他的记忆里了。

他打开手机，微信叮叮作响。丁师兄发了三条，最后一条是“我先撤了，明天再搞吧。”桌游群有几个人跟石雁室说“节哀顺变”，然后大家继续开心玩耍，散了还有几个人出去吃烤串。再往上是前女友的十六条消息。

“你居然十二点都没回来，太辛苦了~”

“喂你是不是忘了说晚安呀？我替你发个月亮~”

“国内晚上十一点了我要睡了！”

“你怎么突然玩消失呀，太过分了！”

“你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

然后是十一个微信语音电话。

四

石雁室爱打游戏。前女友（或者说女朋友，石雁室没搞明白现在他们有没有分手，他甚至都搞不清现在是不是现在）经常吐槽他，有那些时间，还不如去做科研。他抗议说“打游戏是种休息”，她就问：“你玩的那些游戏，也都是每天动脑子反复琢磨，跟科研有什么区别？”

他一时不能辩驳，回头想来，玩《三国志》，是率领千军万马统一天下；玩《文明》，是不停地攀升科技合纵连横外加对付野人；玩国产RPG，是攒够鼠儿果止血草，不停打怪升级。仔细经营，不断优化，最终达到目标，这一切都和科研相似。

唯一的区别，在于玩游戏可以存档。所以石雁室可以用孔融做君主试图统一天下，可以作死同时向全世界强国宣战，可以三级就跑去刷boss。有了存档，就可以不负责任，因为你知道总有一条退路。

如今他好像知道了，应该如何的人生中存档。他之前的两年，确实过得太过混乱痛苦。能够读档读回到两年前，一切重新开始，幸甚至哉。然后他开始想，是不是从此可以胡作非为？他不用在意任何人的看法，不用理会任何烦扰，可以一个人出去旅行一年，也可以坑蒙拐骗打砸抢烧。实在不行，再用iTunes把备份的微信导入一遍，一切就又回到了今天。

他感到一阵恶心。他打开电脑，删除了iTunes上的所有备份，然后背上书包，向实验室走去。